

创始于1842年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周刊。画报创刊初始就对中国表示密切关注,派驻大量画家兼记者,向英国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

它们大多是关于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材料,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更为宽广的19世纪中国世俗社会生活图景。

► 养蚕工人们在准备生丝



170年前,英国报人的“中国速写”

中国速写:婚礼

根据本报中国画家的速写,我们绘制了一张表现中国婚礼仪式的版画插图。桌子上摆着写有新郎新娘姓名的木牌。那上面还站着一对鸽子作为象征性的礼仪侍从。

早婚在中国受到鼓励。在官员和富人的家庭里,男子的结婚年龄为16至20岁,女子则为12至14岁。而贫穷人家只要能挣到娶老婆和办婚礼所需的钱,就会尽早地结婚。偶尔,穷人家会到附近的孤儿院去找一个小姑娘,带她回家做童养媳,使她受些调教,等到自家的儿子长到一定年龄时就成婚。这种安排充分体现了这个民族勤俭和谨慎的特点。首先,它省下了娶老婆所需要的钱。第二,这个小姑娘受到了未来婆婆的调教,因而也会养成婆婆勤俭持家的所有习惯。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假如这个小姑娘脾气不好,手脚不勤快,或是对未来的丈夫和公公、婆婆不恭敬的话,她很快就会被打发回去,从而避免了结婚后因表现不好要把老婆送回娘家的一系列麻烦事。

结婚之前,男女双方往往是从未见过面的,整个过程都是由亲戚或媒婆来操办的。媒人都是年老的妇女,她们会用最动听的词语来描绘女方的容貌,或是恰恰相反,全凭对方送给她们的礼物多寡而定。正如我们时兴送女子的肖像画那样,中国人结婚前也有类似的习俗,但它是非常奇怪的。由于男方不能见女方,于是人们便把她的鞋子送到男方手里以便他能判断她脚的大小——小脚是中国女人完美的最高境界。

女儿在中国是没有财产的,但

未婚夫可以同意给她一定数目的财产,通常是给新娘衣服和首饰。这笔钱的数目大小是按双方的社会地位而定的。官员通常会给妻子6000两银子(1两银子值6先令4便士),新娘往往是从门当户对的家庭中挑选的。

中下阶层送新娘父母的礼物,在我们这些“蛮夷”的眼里显得有些滑稽可笑:肥猪、干鱼、家禽、成箱的茶叶、糖果和果脯等没有浪漫色彩的物品。这些礼物的质量和数量是在一开始谈婚论嫁时就已经说定了的。婚礼的仪式是在新郎家里举行的。成婚的那一天,新娘在婚礼队伍的陪同下离开娘家。新娘坐在花轿里,那花轿看上去金碧辉煌,被色泽艳丽的人工花卉布置得美轮美奂。举着火炬和彩饰大烛台的随从簇拥着花轿,而拿着花轿门钥匙的仆人离花轿最近。值得一提的是,新娘一坐进花轿,她的父亲或是跟她血脉最近的男性家属就会锁上花轿的门,并把钥匙交给一个值得信赖的仆人,他会得到命令,只能把钥匙交给新郎。花轿前后的众多随从举着旗帜和豪华的灯笼,敲锣打鼓,吹奏喇叭。双方家庭的女眷们都坐着轿子跟在花轿后面,而男性亲戚和朋友则走在婚礼行列之中。还有一个各种礼物的大展示,包括放在架子上抬着的女子衣裳,雕刻着各种图案的百宝箱,装着烧酒、黄酒和果脯等各种坛子的架子,关着鸳鸯和家禽的笼子,殿后的往往是一个装着肥猪的漂亮竹笼。这些礼物都要一直跟着新娘来到她的新家。婚礼行列的排场大小是由行列中的人数所决定的。



中国的订婚仪式

中国速写:养蚕

关于养蚕的速写具有浓厚的家庭生活气息。丝绸是中国的主要产品之一。在一部御批的作品中有许多附有文字的版画插图,解释丝绸生产的过程,并且详细描述了种桑树、采桑叶,直到最后织绸等每一道工序。除了用跟欧洲的桑树稍有不同普通桑树叶来喂蚕之外,中国人还偶尔使用一种野桑树,以及另一种据称是白蜡树的树叶。

中国人特别注意提供给蚕的桑叶的数量,他们认为这将决定蚕丝的产量。在蚕被孵化后的头24个小时中,耐心的中国人要喂它48次,即半小时一次。在第二个昼夜中要喂30次。随着蚕的长大,每天的喂养次数也随之递减。

为了无微不至地照顾它们,总会有一位充满爱心的母亲来养育这些蚕,细心地为它们提供食物:

她被称作“蚕母”。她在进蚕房前须沐浴更衣,不能带入任何的怪味;她不能刚吃完饭就进蚕房,也不能在碰过苦苣之后进蚕房,因为蚕宝宝很怕闻这种气味。她必须穿上没有任何衬层的素衣,这样她就可以对蚕房的温度更加敏感,并据此来加火或减火。但她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产生烟尘,因为这对蚕宝宝也是很有害的。蚕宝宝在第一次蜕皮之前,蚕房里必须保持一定湿度。每一天对于它们来说,都等于一年,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分四个季节:早上是春季,中午是夏季,傍晚是秋季,深夜是冬季。

速写中所画的场景就是一个养蚕场,它可以用引自德庇时的杰作《中国人》中的文字来加以描述:

当蚕蜕过几次皮,长到它们最大的体积,并呈现出一种微微透明的黄颜色时,它们便被转移到隔

间——为它们吐丝结茧而专门准备的地方。在开始吐丝结茧的一星期之内,丝茧便可以结成,这时就必须在蛹变成蛾之前用手把它们摘下来。因为蛾子很快就会咬破茧钻出来,这样就把茧给糟蹋了。

然后这些茧子被放进温水里,水融化掉把丝黏合在一起的胶质,这样就可以把长丝抽出来,绕在线团上。一定体积和重量的一团团丝马上就能变成被称作“生丝”的商品,或者在织机上被生产成为供国内外消费的各种丝绸类物品。

虽然中国人的织机看上去非常简单,但他们还是可以模仿出英国或法国最精美的图案。中国人尤其善于生产锦缎和有花卉图案的缎子。他们的绉绸至今还从未能够被完美地模仿。他们还能织一种洗漆绸,叫作广州茧绸,这种丝绸穿得越久,就越柔软。

中国速写:福州、香港

下面几幅表现中国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生活习俗的速写都来自我们热心的记者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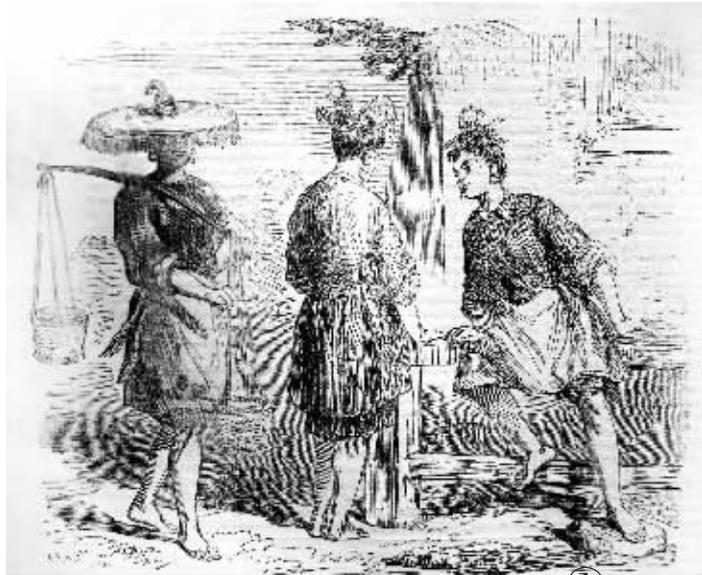
第一幅速写画的是福州的一群农家妇女,她们因奇形怪状的头饰而显得与众不同。其中有一个人展示了肩挑箩筐运送物品的常见方式。

此外,还有两张配套的速写表现了香港岛上维多利亚城的风光名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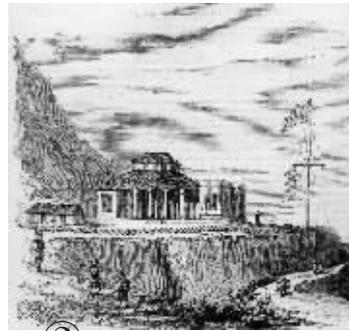
第二幅速写画的是必打山的东面,即前港口监督的官邸和办公室。它们的位置高于高水位线标志84英尺,并跟海边有360英尺的距离。这幅画是在新市政厅前那个装备了3门炮的炮台上绘制的。

第三幅速写表现海拔1800英尺的维多利亚峰东北面的景色。这是从港口监督官邸的旗杆处看过去,画面上表现了前香港总督德庇时爵士(准男爵)的官邸,即凯恩公馆。它的下面就是所谓的“中国平房”,这是1841年现任副总督凯恩上校在香港为欧洲人建造的第一栋洋房。右边的山坡上是地方行政官的住宅和监狱大院。这些速写的作者是已故的内务部文职公务员阿瑟·V·约翰斯,凡是访问过这个殖民地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认出画中的这些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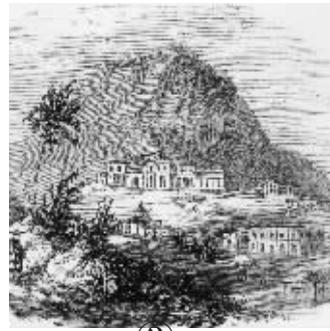
沈弘《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



① 中国农妇



② 香港必打山和港口监督官邸



③ 香港维多利亚峰